

左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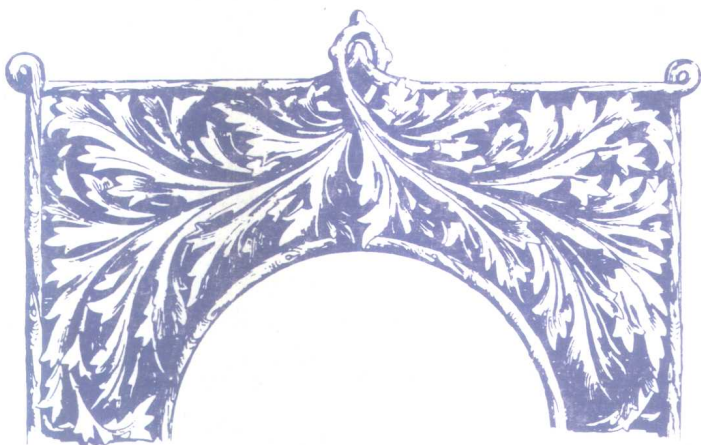
毕修勺

中文首版作品

译

Emile Zola

Bi Xiushao



巴黎

山东文艺出版社

左拉中文首版作品
毕修勺译

Emile Zola
Bi Xiushao

巴黎

山东文艺出版社

鲁新登字第3号

Paris

根据巴黎查邦济埃书店1929年版
《左拉作品集》译出

巴 黎

〔法〕左拉著 毕修勺译

*

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新华印刷厂潍坊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5.625印张 2插页 390千字
1993年7月第1版 1993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

ISBN 7—5329—1006—7

I·915 定价 12.00元

出版前言

爱弥尔·左拉(1840—1902)是法国十九世纪的文学巨匠。他怀着人类的良知投身社会,是法国历史上从伏尔泰到雨果“作家兼斗士”的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者。他倡“实证小说”,以其浪漫主义的创作气质,贯以自然科学的客观主义精神,早期作品轻巧灵动,盛年则又与自然主义方法所决定的细密严实形成独特的结合,象征性意象加之自己擅长的似不经意的客观描写,以及现代派“生活流”的情节淡化、叙述散文化的特色,给传统的现实主义注入勃勃朝气,因此被誉为自然主义文学大师。他一生著作等身,喻“百眼百手”,“一百只眼睛是为了能看到一切,一百只手是为了握住笔杆,记下一百只眼的见闻”。他笔下的上千个人物,无不触及法兰西第二帝国社会的各个层面,晚年的《三城市》、《四福音书》;其艺术成就和思想价值更高。

毕修勺先生(1902—1992)出生之年,恰是左拉离开人世的那一年。这不足以说明什么。但就其影响的弘扩,左拉倒有点儿“归去来”的意味。仿佛这颗西方陨落的文学巨星,灵气不甘涣散,要到另一个半球一践未竟之业。他没有失望,寻觅到死与生的同年,而这个“同年”真正是第一个把他的作品介绍到人口最多的东方泱泱大国,而且作为彼此间共同拥有的事业,终生不悔。若朱生豪之译莎士比亚,傅雷之译巴尔扎克,直情径行,乐道忘忧,在中国现代翻译史上留下夺目光彩。

1920年到法国勤工俭学的毕修勺刚刚十八岁。他一边在雷诺汽车厂做工,一边就读于巴黎高等社会学院。是一本亚勒克西的

《左拉传》和左拉的《土地》使他和左拉结下不解之缘。他为这位伟大艺术家的雄伟气势所震撼，所折服，短短几年便搜集通读了几乎是左拉的全部著作，并暗暗立下了誓言：一定要把左拉的全部作品翻译成中文，献给祖国人民。1928年，他因公被派遣到蒙特里大学，再度来到法国。其间，他翻译了著名史地丛书《人与地》二十八卷，凡二百多万字，凭吊了左拉故居，访问了左拉时常光顾的小酒店……以左拉那样的求实精神把握左拉当时所处的氛围，体察左拉使用俚语、土语的语言环境，为他在继自己问世的《左拉短篇小说集》之后，面对左拉众多作品的继续翻译，扎下了坚实的根基，使之更臻准确、老辣和圆熟。毕修勺没有愧对左拉，尽管他年复一年全身心地投入，换来的独是清贫。他的盛年时代，曾为左拉辞却了“上海市市长顾问”的高位，后来又婉拒与国民党元老吴稚晖同赴台湾的恳邀，制定了在新中国这片热土上“日译三千字，十五年译完左拉全部作品”的宏大计划。可是政治上的莫须有褫夺了他二十五年的大好时光。这漫长的遗憾，好在终于完结。他的《萌芽》、《崩溃》、《劳动》等等，大部分是抗战前后问世，世称“毕译左拉”，已经誉满中外。当他的有生之年所苦无多的时候，仍以左拉的“我只有一种信仰，一种力量，这就是工作”作为座右铭，只讲耕耘，不问收获，以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美德和独立人格受到社会的尊敬。可惜出于多方面的原因，他所完成的译著积年尘封，直至故去。这是左拉和毕修勺身后不忍看到的。左拉这位被称为“人类的良心”、“以卷帙浩繁的作品和伟大的行动给他的祖国和世界增添了荣誉”的文化巨人，在今天，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当代中国，理应被广大的读者所结识。这是一项有苦难言的艰辛工程，然而，工程的实施毕竟已经开始。

出版者

1993.7.16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左拉的著名三部曲《三名城》之一。全书以通过募捐与赈灾穿梭于上流社会和下层社会的神父彼得的活动为中心线索，将资产阶级荒淫奢糜的生活和劳苦大众饥寒交迫的处境进行了鲜明的对比。在社会行为方面，本书突出描写了以杜维拉为代表的统治阶级和萨尔华为代表的无产者所进行的血与火的斗争；在思想意识领域，本书则着重揭示了以彼得为代表的神道主义者和以威廉为代表的人道主义者所进行的灵与肉的冲突。本书气势恢弘、笔触细腻，人物形象众多而丰满，全方位地展现了19世纪后期巴黎社会的全景图画，是继巴尔扎克批判现实主义小说之后的发展与创新。作为一部世界性的经典名著，本书中译本的首次出版，不仅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而且将引起广大读者的兴趣。

第一卷

一月底左右的那天上午，要到蒙玛特尔圣心教堂去做“弥撒”的彼得·佛洛孟神父，从八点钟起就已站在大教堂前面的高丘上。没有进入大门之前，他留连了一会儿，看看象大海般展现在他脚下的巴黎。

这是经过两个月严寒下雪和结冰，此刻正阴惨惨震颤地解冻的巴黎。从广大的铅色天边，垂下浓雾的丧幕。城的东面，贫困和劳动的整个区域，仿佛淹没在只有作坊和工厂气息在活动的淡赭色烟尘里；西边富有和享乐的区域，雾已开始明朗和分散，只笼罩着一层薄幕、一点也不动的白茫茫水气。人们几乎只能瞥见圆的地平线，无限的房屋像充满乱石的田亩一样，中间散着淡白凹陷的沼泽。巨大建筑物的尖顶和高市街的屋脊，则以墨黑的颜色显露在它们之上。一个神秘的巴黎，蒙着烟雾，仿佛被什么灾难灰烬掩埋着的巴黎，已一半消灭在它广大范围所隐藏着的痛苦和耻辱中。

彼得身材瘦弱，只穿了件单薄的教士黑袍，态度阴郁地注视着。似乎隐避在教堂门廊一根石柱后面窥伺他的罗斯神父，恰在那时走来招呼他。

“呵！我的孩子，你终于来了。我有一点事，请你帮忙。”

他好像有点为难和不安，以不信任的目光探察旁边是否有别

的人在听他们说话。接着仿佛还不放心，他领彼得走到一定的距离以外，在他似乎没有觉到的寒冷的北风里，同他谈话。

“看，这是一个穷人，一个从前的油漆工人，一个七十岁的老头子，人们曾介绍给我，他当然不能再做工了，此刻正在校尔巷一间陋室里挨饿等死……所以，我亲爱的孩子，我就想到了你，我想你一定会同意拿我这三个法郎送给他，使他至少在数天之内还有面包可吃。

“但是为什么你不亲自去施舍呢？”

罗斯神父于是重新露出恐惧和惶惑的目光，表现出不安和惊慌。

“哦！不，哦！不，经过了种种落到我身上的麻烦，我，我再也不能这样做了。你知道有人在监视我，如果别人偶尔发现我又在这样施舍，连施舍的对象，谁都不知道，他们又会责备我的。那是真的，为了这三个法郎，我曾卖掉若干东西……我恳求你，我亲爱的孩子，请你帮帮我的忙，替我做这小小的施舍。”

彼得心头紧缩，凝视着这位面色雪白的教士，看着他仁慈的大嘴和闪亮的天真的眼睛，显露在圆而微笑的面孔上。他是真正爱护穷人的善士，他的慈善故事，使辛酸的浪潮涌到彼得的脑际。为了他的崇高诚实和伟大的圣徒作风，他曾失掉上司的恩宠而落入不幸的境地。在沙洛纳路，在那座由他改成收容所而接待街上一切贫困者的小小楼下，善事竟然变成了丑事。别人滥用他的诚实和天真，让极端丑恶的坏事产生在他的房子里，而他自己却丝毫没有觉察到。街头的姑娘们如果拉到男人就都到那里去无耻地幽会，都在那里进行可怖的男女混合。一天晚上，警察终于赶到那里逮捕了一个十三岁就已犯了杀婴罪的女孩子。很感烦恼的教区当局，强迫罗斯神父关闭他的收容所，把他从圣马格莉教堂调派到蒙玛特尔的圣彼得教堂，他在这里仍旧执行他的副堂长职务。这并不是降级，而是简单的隔离。如他自己所说的，人们谴责他，

监视他，他很难过，很惭愧，象糊涂的浪子因自己过错而脸红，对自己只能偷偷施舍这一点感到很大的不幸。

彼得接过他的三个法郎。

“呵！我的朋友，我答应您，我将以我的整个心去做您托我去做的事。”

“行过您的‘弥撒’之后，您就到那边去，是不是？他的名字叫赖浮夫，他住在梭尔巷，在不到玛格达洛的一幢有院子的房屋里。您一定会找到的……此外，如果您不觉得麻烦的话，请于今天下午五点钟光景，到玛德兰教堂来把您的访问结果告诉我，因为那时我要到那里去听马尔泰主教的演说。他对我是那么好！……您不来听他的讲道吗？”

彼得做了一个不确定的手势回答他。马尔泰——柏赛波里斯的主教，从他施展真正天才的宣传家技能替圣心堂增加了十倍的募款以后，在大主教身边很有势力，他的确是罗斯神父的支持者；是他得到上司准许让这善心的教士留在巴黎，只调派他到蒙玛特尔的圣彼得教堂去服务的。

“我不知道我能否参加您所说的讲道。”彼得说，“但我一定会到那里去找您的。”

北风携带着刺骨的寒冷，在这荒凉的山顶，在使这大城变成雾海的大雾里，透进了他们俩的身体。但是旁边也有脚步声响。重又不放心的罗斯神父看见一个人走过去，很高大，很强壮，穿着近似板底鞋的东西，光着头，头上是厚密的，剪得很短的白发。

“不是您的哥哥吗？”老教士问道。

彼得没有做什么动作，只用他平淡的声音答道：“真的，这是我的哥哥威廉。从我有时到这里，到圣心堂时起，我又重新遇到他了。他在这儿附近有一所房子，我相信，他住在这里已二十余年。当我碰到他的时候，我们只互相握握手。我甚至没有访问过他的家里……呵！我们之间的一切都已经过去，仿佛整个世界都

在隔离着我们。

罗斯神父又露出非常温柔的微笑，他做了一个手势，仿佛表示：我们对爱永远不要失望。威廉·佛洛孟是一个智慧很高的学者，以反抗者的身份过着孤僻生活的化学家，同三个勤于工作的儿子住在一起，现在是这一教区里的居民。当他经过他们的门前时，人们还想重新征服他，要他来信仰至善的上帝呢。

“但是我亲爱的孩子，”老教士又说：“我留住您要您站在这严寒中，您一定不暖和……您去做您的‘弥撒’吧。今天下午，在玛德兰教堂再见。”

他重新环视了四周，知道没有人在听他们谈论，便以时常犯错误的孩子般的恳求样子补充说：“不要对任何人说起我的小小拜托。不然人们又会说我不知道做人，又会责备我的行为不检！”

彼得看他向高尔多路方向走去，老教士住在那里的一个低湿的楼下，只有一小段花园能享受愉悦的阳光。浸没巴黎的“灾灰”在寒冷北风的吹袭下，似乎更加浓重了。他终于进了大教堂，烦扰的心头充溢着这故事所掀起的苦味；这善心的崩溃，圣徒因施舍受罚，却仍然暗地里继续施舍的可怕的讽刺着实使他难过。什么都不能平息他这重新被挖开的灼热的创伤。他进门后接触到的温暖、清静和教堂内部的寂然无声，也不能给他以些微安慰。这教堂是宽大的和深邃的，用赤裸裸的新石块盖成的。没有图画，没有任何其他的装饰，尖的圆顶构成建筑讲厅的一半，还被园顶的各根梁木阻隔着。这清早时刻在高狭窗户所漏进的灰色亮光下，许多祭坛上已举行过祈祷的“弥撒”，诵经堂深处已燃烧着暗红色的神烛。他连忙走到更衣室去穿上神职服装，让自己可以在圣汶森德·保罗的小神殿里做他的“弥撒”。

但是过去的回忆已接连踊跃出来，彼得虽然机械地完成了他的仪式，摆出种种职业的姿势，还是摆脱不了他的烦恼。三年以前从罗马回到巴黎，他就生活在一个人所能遭受的最恶劣的苦闷

里。首先，为恢复已经失去的信仰，他曾作过第一次尝试；他曾到卢尔特^①去找寻跪着祈祷的孩子们的天真信仰、原始民族屈服于他们无知恐怖下的原始信仰。他见到了荒谬的崇拜，常识的缺乏和愚蠢的迷信，反而觉得更愤怒。他确信今天各个民族和人类的得救和平安，不会存在于这抛弃理性的幼稚状态中。后来，由于爱的需要，虽然看重这追求理性的智慧部分，他又在第二次尝试中，寻找他的最后安宁，到罗马去看看天主教是否能革新，是否能回到初期基督教的精神中来，是否能变成民主的宗教，是否是近代混乱和危难的世界为了恢复内心平静和改善生活时所期待的信仰。然而，他在那里只发现了破碎的残渣，只看见腐烂的树干已经没有重生的能力，只听到社会的破旧大厦已在崩裂，不久就要倾坍下来。从此他更失望了，重新陷入无限怀疑和完全否定之中。罗斯于是以他们的穷人的名义请他回到巴黎。为了忘记自己，牺牲自己，相信穷人，他终于听他的话归来了，因为存在于这个世上的，的确只有穷人和他们的可怖的痛苦。所以三年以来，他时时碰到的就是这善心的崩溃，这可笑的慈善和这被嘲弄和毫无用处的赈济。

这三年彼得生活在不断增长的烦扰中，他的整个存在终于崩溃了。他的信仰已永远死去，他想利用群众的信仰去谋求共同得救的希望，也已完全幻灭了。他否定一切，他只等待无法避免的最后灾难，他只盼望反叛屠杀和大火来扫除这个有罪的、被判死刑的陈旧世界。自己没有信仰，同时还要监督别人的信仰，他不能象他抛弃肉欲和拯救民族的梦想那样抛弃他的智慧，他在这自为的忧闷中，还贞洁而诚实地执行他的教务，他始终以孤独和严肃的姿态站着，不轻视他的岗位，这个失望的、触及空虚深处的否定者，保持着如此高尚和严格的态度，笼罩着如此纯洁的仁

^① 卢尔特，法国西南方的一个小城，一万多人，那有圣母洞穴，是天主教徒，每年参礼的圣地。

善芬芳，他在自己所管辖的纳伊教区充当了年轻的圣徒，得到了上帝钟爱的声誉，他的祈祷简直会激发神异的奇迹。他是模范，其实他只有教士的姿势，而缺少不朽的灵魂，他和空的坟墓一样，连希望的灰烬都已不复存在。痛苦的女子们、流泪的教区妇女们，却崇拜他，亲吻他的道袍。这是一个苦难的母亲，因为摇篮里的孩子生病，有了死的危险，请求他到这蒙玛特尔的教堂里来，向那耶稣请求治疗，确信耶稣一定会应允她的请求，因为他的心，燃烧着爱之火的心，在这里一定会完成它的奇迹。

彼得穿着他的神职服装，已到圣汶森德·保罗的小神殿。他走上祭坛台阶，开始做他的弥撒，当他转过身体为了祝福张开两手，他显出他的瘦削面孔，他温柔的嘴唇似乎因内心的辛酸而显得细薄，他可爱的眼睛似乎因痛苦而变得黝黑。这不再是第一次到卢尔特去，面孔燃烧着信仰热情；第二次到罗马去，脸上辉映着使徒之光的教士了。他的双重遗传，仍然在作永恒的斗争，他从父亲那儿得到不可侵犯的塔形前额，他的母亲给他以渴望爱的嘴唇，他们两者仍然继续冲突，人类情感和理性的整个斗争仍然显见在这儿子今天已被侵扰的面孔上：遇到某些时刻，还很复杂的内心不幸已透露出来，嘴唇在无意间招认他以为永远不再能满足的、渴望献身和生活的需要；至于坚实的前额，他时时受苦的堡垒则始终固执，不甘在谬误的攻击下投降。但是他挺直身躯隐藏自己内心的空虚和恐怖，依然庄严地打着他的教职手势，并说他的神圣话语。孩子的母亲在那里，在几个跪着的女人中间，等待他的无上恳求，以为他同耶稣商议拯救她的孩子，看他在眼泪中间，显出天使——传达神思者——的光彩。

彼得行过供献揭开圣勺时，他又开始轻蔑自己了，觉得自己是可鄙的，动摇实在是太大了，他不得不想到以往的种种事情。他在卢尔特的两次尝试是多么幼稚。昏乱的可怜生物，被信仰和爱的需要所吞噬，希望到那两个城市去求救，这是多么天

真的傻念头！想使自己所得到的现在学问，可与千年以前的信仰调和，尤其是要自己这小小的教士，到罗马去教训教皇，使他决心去做一个圣人，去改变世界的面貌，这是多么愚蠢的妄想！他因而充满耻辱，仿佛别人一定会讥笑他，再则他自我分裂的观念，又不免令他羞得脸红。他重新想到自己在罗马时计划写的一本书，在这本书里，他主张脱离与天主教的关系，宣扬民主的新宗教，传播净化的、人道的和活生生的福音。多么可笑的疯狂！他在巴黎曾认识一个良心伟大、精神高尚的神父，他曾尝试在此人身上实现这宣言的和期待的绝妙效果。啊！可怜的梦想者，在普遍缺乏信仰的环境中，有些人拿冰一般的冷淡对待他，另有些人则以恶意的讥讽和谩骂迫害他，这是多么悲惨和可笑的事！今天即使路德^①再生，也将枯守在郊区的屋顶室里，被人遗忘了。信仰的分裂，在不再需要信仰的人民中间决不会成功，因为他们已脱离教会把希望寄托在别的地方。这使整个天主教，甚至整个基督教将被扫除，因为福音书除了若干道德的格言之外，不再是可行的社会规范。在教士黑袍沉重地压在他肩头的那些日子，这种确信格外增加了他的烦恼，他终于轻视自己就这样以卑劣的心情举行这弥撒仪式，这仪式在他看来不过是已死的宗教姿势罢了。

彼得用瓶子，使圣勺盛满一半葡萄酒，洗了洗自己的手，然后又瞥见那个母亲露出的强烈恳求的面孔，跪在那里。于是在他受到誓言束缚的慈善脑子中，他想起这是为她。他被挽留下做教士，没有信仰，只是拿幻想的面包去维持别人的信仰。然而这英勇的态度，这庄严的他始终履行着的义务，对于他来说始终是增加苦恼的源泉。最简单的诚实不是要他脱掉教士黑袍，回到一般人的队伍里去吗？他的虚伪地位，在某些时刻，使他对自己这无用的英勇姿态充满厌恶，他重新自问，继续让群众生活在他们的

① 路德：1483—1546，为德国宗教改革的领袖——译者。

迷信中，是否是怯懦和危险的行为。确实，一个公道的和周到的上帝，一个未知的天堂，让这世上的一切痛苦都得到补偿等等欺骗，对于穷人们的贫困，在时代的过程中，似乎很久以来就是必要的，但是这是多么可笑的诱惑！多么残酷的幻想！人民都因这一类的甜言蜜语，受到强者和富人的垄断。使用暴力的手段让人民觉醒并给他们以现实生活、甚至流泪生活的勇气，不是比这更雄壮些吗？他们之所以厌恶和抛弃基督教，不是已开始需要比较人道的理想，比较健全和快乐的宗教吗？不是已表示不再信仰死的宗教吗？有一天慈善的观念崩溃了，基督教也会同它一起倾坍下来，因为后者的基础是建筑在神的慈善上的。由神改正必然的不公道，向这世上的受苦者允诺未来的酬报，它已瓦解，穷人们已不再相信它的谎言，他们已在这欺骗的天堂前面发怒，这渺茫的天堂竟让他们忍耐了那么长的时间，为着他们所应得的一份幸福，他们要求别人不再派定他们到死后的时日去享受。公道的喊声已从所有人的嘴上喷发出来。他们要求这世上的公道，要求饥饿的人都有饭吃，因为施舍从一千八百多年以来，徒然从事着救助的工作，而一切可怜的人却始终没有面包可吃，它已无能为力了。

彼得两肘支靠在祭坛的桌上，向着圣勺捏碎祭饼并倾下圣勺之后，他觉得自己又陷入了更大的烦闷。如此说来，他的第三次尝试又将开始吗？这次将是公道反抗慈善的无上斗争，他的心和他的理性，在这笼罩着灰幕和充满可怕未知的广大巴黎，将作最后一次的冲突吗？信仰的需要还在他的体内反抗着强有力的智慧，怎样才能解除群众对于神秘的渴慕呢？除了有学问的优越分子之外，科学足以平息欲望抚慰痛苦和满足梦想吗？他自己在这赈济的破产里，将何以自处呢？三年以来就是这慈善事业维持着他，占去了他的一切时间。给了他献身和有利于他人的幻想，使他始终没有彻底不灰心，一旦这施舍的观念也幻灭了，他将变成

什么呢？突然，他仿佛听见人民无声的呐喊声，他们要求公道，他们怒吼，他们威胁立刻要取回别人借暴力和诡计强占去的财产，再也没有什么可以延缓无可避免的灾祸了。兄弟相杀的阶级斗争，将扫清被判刑的、累积罪恶的旧世界。每一小时，他都等着这暴烈的倾覆。淹没于血河的巴黎，笼罩于火焰中的巴黎，将显出可怖和丑恶的惨象。他对暴力的厌恶，像冰一样的刺激他的身心，他不知道到哪里去寻觅足以消除危险的新信仰，他明白地意识到社会的和宗教的问题。在巴黎的日常活动中，这些问题的确是重要的，是人人都讨论的，可是他自己太烦乱，太被教士的职务所隔离，太因自己的怀疑和无能而感到痛苦了。他还不能说，何处是真理，是健康的人生。啊！在平静的环境中，在安定和正当的工作中过着健全的生活，那样才能满足他的理性，和他的情感，完成一个人到这世上来而能完成的职责，这是多么幸福呀！

做过弥撒，彼得从祭坛上走下来，他经过那象满脸泪水的母亲身边时，后者用颤抖的双手握住他祭服的一角，并热烈地亲吻它，仿佛在亲吻她等着施救的圣者遗物。她感谢他一定会替他实现的奇迹，她确信她回去一定会看见她的孩子已被治愈。他对于这纯洁的爱，这热烈的信仰，非常感动！虽然他所突然感到的忧闷更加难受，因为他知道自己不是值得这女人信赖的、能够延缓死亡到来的无上使者，但是，他看见她已得到安慰，已重新坚定，所以他以热烈的愿望恳求未知的和有意识的力量——如果的确有这力量存在的话——赶快来帮助这可怜的生物。随后，当他在更衣室里换掉衣服，重新走到外面，站在教堂前面，受到冬天的北风鞭打时，一种剧烈的震颤又来袭击他，使他打寒噤，他从雾中瞻望巴黎，看它是否已被愤怒和正义的暴风扫除了，看他所期待的灾祸是否已吞噬了它，只让铅色的天体底下留下充满残物的恶臭沼泽。

彼得立刻要去做罗斯神父嘱托他做的事，他在蒙玛特尔顶巅，

循着诺尔文路，到邻近的梭尔巷去，他从巴黎的另一边，生满苔藓的墙垣中间，走下峻峭的斜坡。他放在黑袍袋子里，用手握住的三个法郎，使他同时充满感动的情绪，和认为赈济无益的愤怒，但是待他从狭窄的坡道和无穷尽的梯级慢慢走下之际，瞥见的贫困角落又刺激他的眼帘，无限的怜悯又紧缩在他的心头。那里，沿着开辟的道路，从圣心堂的巨大工程起，有整个新区域。正在建造。许多高大的资产阶级的房子已矗立在毁坏了的旧屋和围绕篱笆的荒地中间。它们雪白、富丽的正面，更使摇动的和依然站着的旧建筑物，显得昏暗和难看。这是牛血色墙壁的恶浊酒店，穷苦人民象牲畜般拥挤着的黑暗和肮脏的民房。那一天，在低低的天边下，布满车轮凹辙的街道都给泞泥淹没了，解冻又使各堵墙上凝露着冰冷的潮湿；愁惨的气氛，则从那么多齟齬和痛苦里升腾上来。

彼得一直到了马格达洛，又转身走了回来，在梭尔巷，他确信自己一定不会走错，进入一个象军营或医院、有三幢排列不整齐的建筑物围绕着的院子。这院子简直是垃圾堆，一切肮脏的东西，在冻得可怕的两个月中，大概都堆积在那里，此刻，一切都已溶解为一种恶臭的气味，从污泥的“湖泊”中蒸发出来。许多房屋已一半倾坍，破裂的前房，象地窖洞穴似的敞开着，五颜六色的破纸，贴在涂满尘垢的窗玻璃上，污浊的破布到处悬挂着，仿佛是死亡的旗帜。从作为守门人住宅的小店深处，彼得瞥见一个残废的男人卷缩在不知名的、大概是旧马披的破布里。

“您这里住着一个名叫赖浮夫的老工人。请问应该走那一条楼梯？他住在那一层楼？”

这个人并不回答，只睁圆那双不知所措的、不安的眼睛。无疑的，守门人一定已到隔壁去了。教士等了一会儿，接着，看见院子地深处有一个小孩子，踮着脚尖走过那里的污泥地。

“我的孩子，你认识这幢房子里一位叫赖浮夫的老工人吗？”

小女孩只穿着淡红色的破布袍，手上长满了冻疮，瘦弱的身体冷得发抖。她抬起娇小的、在寒冷刺激下还显得相当漂亮的面孔。

“赖浮夫，不知道，不知道……”

她以女乞丐的无意识动作，伸出她可怜的被冻坏的一只手，等他给她一个小银币，她就立刻象快活的小山羊那样在泞泥中间奔跑，并以尖锐的声音唱着。

“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

他决定跟她走去。她跑进一个开着的入口，他尾随她登上一条昏暗发臭的楼梯。梯级已一半破碎了，蔬菜的残渣弄得那里精滑，他只好拉着油腻的绳子上去。但是各个门都关闭着，他徒然敲了几道门。在最后的一道门，他只听到被遏阻住的鸣声，仿佛有什么失望的动物被幽闭在那里，他下了楼重新走到院子里，他犹疑，然后又走进另一楼梯口。这一次他的耳朵几乎给尖锐的、好象正在被人屠杀的孩子的叫声震聋了。他循声而上，终于站在一间大开着的住房前面，看见里边有一个无人照管的孩子。大概为着防备他跌下来，被缚在小椅子上，孩子张开喉咙，简直不转气似的叫喊。他再走下来，精神很烦乱，热血已被这样多的贫困和遗弃，刺得冰冷。

但是一个女人已回来了，她的围裙里放了三个马铃薯，他讯问她时，她露出疑惑的样子，注视他的道袍。

“赖浮夫，赖浮夫，我不知道他的住处。倘若女门房在那里，她或者会对您说，他住在那里……您知道这里有五条楼梯，住着的人，不是个个都认识的，而且他们又是时常搬迁的……不过，那顶里面的楼梯，您倒可以上去看看。”

这里面的楼梯，比其他的还要丑陋，许多梯级已弯曲，墙壁粘湿，仿佛浸着苦恼的冷汗。在每一楼梯口，许多盛满脏水的铅桶发出恶臭的气味。每一间住宅里都有呻吟，争吵和厌恶穷困的可怖声音透户外。一道门打开，一个男子出现了，手里抓住一